憲章外史續編

隆慶注畧卷之六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穆宗莊皇帝 起丙寅十二月終壬申五月

諱載垕 肅皇第三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壽三十七葬昭陵

母孝恪皇太后杜氏 [illegible]漷人康妃 弟繼宗慶都伯

孝懿莊皇后李氏 寧晉人元妃 父銘德平伯

孝安皇后陳氏 青田人亞后 父景行固安伯

獻懷太子翊釴 一 靖悼王翊鈴 俱殤

內閣太學士九人

少師徐階文貞李春芳文定高拱文襄張居正江陵人

少傅郭朴文簡陳以勤文端南充人少保殷士儋歷城人文通

太子太保趙貞吉內江人文肅尚書高儀錢塘人文端

右拱兼掌吏部貞吉兼掌都察院

上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巳亥二月封裕

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庚子　世宗賓天

上入主喪事辛丑頒遺詔二十六日壬子　即皇

帝位○釋海瑞于獄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午御宣治門視事

○錄用建言得罪諸臣除陳瓚吳時來趙軏袁世榮于升凌儒張登高張檟趙錦何維栢申仲壬時舉于道張翀董傳策部郎尹相魏良弼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參議馮恩大理丞母德隆劉世隆尚寶少卿○錄死諫諸臣戮死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杖死者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先孫裴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敘戍獄死者唐冑李璋豊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

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佳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黃鑰又直諫被錮幾死者熊浹楊爵俱議一體卹錄。是贈浹少保謚恭肅。繼盛光祿少卿謚忠愍。○詹事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丙寅　上始釋衰服御宣治門視事。○仍舊典奉大社大稷之祭罷帝社帝稷。○奉孝潔皇后主升祔遷孝烈皇后于別祀。○修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追謚元妃李氏爲孝懿皇后。○起用舊守禮趙貞吉郭宗皐林雲同等。○復科臣周怡沈束原職。○罷西苑督農侍郎以禁地不

便農作止令該監督理。○治進藥方士王王金等罪。○刑科徐公遴劾奏學士王大任姜儆前以御史訪求法秘蹟致清華詔褫其職。○奪尚書徐杲官及其子文燦錦衣世職尋謫戍。○追治故侍郎鄢懋卿大理卿荆萊諂附嚴世蕃奸贓狼藉罪各戍邊。○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誥命仆仲文墓碑。○撤大內大高玄殿圓明閣玉熙宮扁額。○已卯萬壽節以梓宮在殯免賀。○吏科胡應嘉劾奏尚書楊博考察不公以私憤謫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閣臣階擬旨應嘉黨同挾私黜爲民應嘉前曾論閣臣拱拱恨之科道糾

出拱。意歐陽一敬等論救語侵拱。階奪于衆論。改應
嘉調外。拱又疑一敬之疏。階實主之。兩人嫌隙遂深。
二月。冊皇后陳氏。○陳以勤張居正並大學士入閣。
○總兵王治道禦虜于遼東。○命科道王治王好問
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治等劾內官翟廷玉馬
尹乾沒之罪。命司禮監治之。○尚書朱衡言今之治
河兼資其利。河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
則三洪涸。惟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乃兩利無害。秦
溝在境山南五里。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
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避魚沚

之昏墊　詔允之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豬城至赤龍潭五十三里為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石堤三十里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泛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衡又議新河自南陽至宋家口屬山東宋家口而南及河屬之徐州又于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以防秋水衝決○科臣吳時來南科臣張應治各言一秦溝不能萃全兗合流之水下衡議衡復執前說為是言今欲開新渠無論漫無形者深廣

之難即如郭貫樓至龍灣減求久者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不如因河所注歸之于東郡之上科臣馮成能亦言南陽而下三河口地形俱高諸閘斗就淹沒上流可慮河流西注濰悍難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中流可慮夏鎮以南諸閘高下相懸奮漲爲難下流可慮復下衡議衡仍執如前河就而堤亦成○加恩藩邸侍從官及侍衛直宿官○陞太監黃錦滕鈿李芳王本馮保弟姪各錦衣官世襲○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罷玉芝宮 穆宗四時享祀○戶部奏請內府一切供

應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視正額加倍悉從裁減嚴察有司毋容混徵○定昌平密雲糧運蘇通州本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至密雲蘇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交車戶接至昌平

三月禮科王治言宗廟之禮謂　睿宗曾北面武宗不宜設位于　武宗之右○封皇親杜繼宗李銘爲伯○御史耿定向條奏科場事宜主考宜學行兼長者主考仍自撥落卷毋避嫌輕棄後場宜更品訂毋偏重初場時義宜嚴立程式字限監生勿另編號御史陳聯芳請重後場以覈實學同考薦卷不必書答

房字樣。是科監生中式甚少。傳主考于途有旨監生編號如故。○拿太常侍郎師宗記以遺旒爲御史所劾。降少卿定議鄉少于科目中推舉
夏四月御史劉翾條奏鹽政四事○召瞿景淳于南京。侍郎禮部。郎議推其清望也。○馬芳破虜于宣大。戰于威寧。斬首五百餘。又戰于黑山斬首四百。○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予夙尚文等謚○兵部趙炳然致任以郭乾代○追奪顧可學徐可成等謚。
五月復故大學士楊廷和官謚文忠○虜犯大同守

將劉國柄之。○初 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新。大學士階請於遺詔中行之。一切建言得罪者。悉釋用。與方士倖寵者。悉正刑章。西院殿額。悉行撤換。詔屬階所草。高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漫爲市恩。 先帝壽考令終。金丹誤進。追罪方士。豈臣子所忍言者。拱旣與階爭權。而歐陽一敬等疏攻拱急。拾遺南疏又論及拱。疑皆階主之。御史齊康疏論階險邪貪穢。專權蠹國狀。 上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陵儒張櫝共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司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

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災畏威保位[illegible]亦有之然[illegible]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摶噬善[illegible]罪浮于拱
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illegible]遲辯以
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佚國不重治無以定
國是尚書楊摶侍郎遲鳳翔樊深各奏康妄言乃重
謫康而諭留階○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
者稱爲大宄惡寺丞何以尚請劍誅拱拱謝病求去
上留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馳驛歸
六月許群臣嫡母在得贈生母○量釋[illegible]墻庶人○
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太監呂祥七罪詔[illegible]祥還改給

提督關防罷兼分守○新河縣民戶水湯漂溺[illegible]
百餘艘
秋七月紫荊關大雨雹○京師霖雨○上避殿御門
視事○侍郎趙貞吉兼國子監祭酒○朝鮮使臣請
詣觀幸學許之
八月癸未朔　上幸太學祭酒司業坐講如儀○賜
故尚書彭澤少保謚襄毅○贈故諫臣楊最謚忠
節○刑部郎王世貞爲其父忬訟冤詔復忬官○科
臣吳時來奏薦譚綸戚繼光俞大猷曾宿將知兵宜
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曾徹調之援兵總兵言大猷

才宜于南且老矣綸鑑光可用特命召之

九月命太監呂周高相膺金坐團營尚書郭乾執奏

不聽輔臣階反覆言事體有礙罷之○虜錄界嶺口

潰墻入大掠昌黎諸縣宣府亦報黃台吉擁兵窺陵

後南山　詔總兵李世忠東禦土蠻總兵劉漢西防

黃台吉參將陳良佐防護陵寢總督王之誥駐懷來

巡撫曹亨備通州○御史龐尚鵬劾大學士郭朴負

才使氣無相臣體疏復詆其毋耄忘歸朴遂求去

三上許之

冬十月壬午朔　上御殿日講畢問大學士階邊事

癸未夜金星入南斗○郭乾以虜患劾罷召總督霍冀代○科臣陳瓚追論楊順侵盜邊儲及與路楷構殺沈鍊藹戌未足盡辜鍊子襄亦為父訟冤乃復逮順楷下獄訊楷論斬順尋死獄中○科臣魏時亮請祀薛瑄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下部議

十一月癸亥 上親南郊行大祀禮○封李昖為朝鮮王恭憲王畹之任○改隆慶州為延慶州以避年號

按宋世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在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十二月冊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鏜

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府桐部郎胡璉余禎悉復其官○禮科王治奏何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宪抑宜雪詔賜塘謚復曾銑官治傅潮朱廷立枉審罪○復鄭王厚烷國

戊辰隆慶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覲考察賢能官奬賞貪者逮問○順天廵撫劉應節言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五百里議薊鎮漕折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允永平官從白領運○正一眞人張永緒失職死無嗣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爲裁革詔革去眞人號以其族張國祥爲上

淸觀提點○太監李芳奏裁內府加耗米四千五百
石青白鹽三萬斤○浙江撫臣趙孔昭奏革水陸兵
八千省寧波紹興兵備○講官趙貞吉遷南禮尙書
以吏侍郎林濂代時貞吉年六十餘議論侃侃 上
心屬焉特命註瀛南京而留貞吉講筵添註詹事府
○給事中石星奏上六事一曰養 聖躬遠酒色之害
深所當警二曰講學經筵宜及時三曰勤視朝願從
日出聽政四曰速俞允兵機之事不時進覽五曰廣
納言周怡陸鳳儀以言觸忌而出宜詔復之六曰察
讒譖內臣作威福者如謂言官欲行中傷惟深燭其

情則諸不行。上悉命延棣六十七點爲民。○科臣

璽條奏內庫之弊。允行議革。

二月己亥　上親祀先農行籍田禮。○前歲虜俺答之

陷石州也。知州王亮被殺。虜頓石州二十餘日剽掠

交汾間。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死過

半。皆徒步出塞。所鹵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

浸尋蹣跚十餘日乃出。我軍無一逐之。虜既去汾石。

申維岳始約孫吳進戰。及虜出岢嵐。吳以非信地不

至。維岳亦不敢戰。又十餘日虜去已遠。諸將稍稍出。

獲奸細明海等。襲老幼掩遏。獨方振尤月逐虜于嵐

縣有力戰功御史王漸勘實以日維岳論斬吳奪職

振月陞級總督王之誥降二級○命鄒應龍唐繼祿

龐尚鵬分理畿省鹽屯○丁未　駕詣天壽山謁諸

陵庚戌還京

三月辛酉册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閣臣于御道西

召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

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聽

者悚悅○賜羅萬化等進士內閣初取李長春王家

屏田一儁為首甲　上易二甲前三人萬化及黃鳳

翔趙志皋已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楨三十

人爲庶吉士是科內閣七人○廣東盜曾一本作亂
命總兵俞大猷討之○丙子　上幸南海子○命太
監李佑督蘇杭織造科道官孫枝郝杰疏諫不聽
夏四月從湖廣撫臣劉慤言奪承天府元佑宮田徵
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制貪酷官追奪者不許
封贈
五月薊鎮總督譚綸奏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設
險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
而老弱且半散布于間虜以十萬衆攻我一面勢難
拒之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而行之有四難虜甚

技在騎而我以車制之召募之卒非強壯不入選旣無素養之恩非稍優食之必不樂從得三萬人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素怯于虜非募吳越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而或謂臣與繼光不可信二難也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駭京師近流言易生掣肘廢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一勝虜不必服能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四難也臣請各路邊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列為三營各加訓練專備禦戰春秋兩防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督勵賞揚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塞外此為上策萬一乘[illegible]

潰入頗少追剿誅戮孽等殃一外戰收桑榆之功不失
爲中策疏下兵部命繼光總理薊保練兵事務○予
王守仁伯爵世襲○虜入寧夏大掠
六月譚綸條奏三營事宜勿使邀擾延關攙奥報可
○汰錦衣冗役三百五十人○曾一本寇廣州殺知
縣劉師顏○御史王之垣疏請正位中宮 上曰后
多病移居別宮病愈即還汝不知內庭事無多言
秋七月勑侍郎洪朝選勘遼王憲㸅罪狀○內豎許
義坐嚇財事爲中城御史李學道所笞其黨怒百餘
人候左掖門捽學道群毆之百官錯愕司禮監問于

徐階階教之先發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爲首一百遣邊戍餘杖六十發　孝陵衛學道以擅笞內使謫外○科臣張齊劾奏大學士徐階　上切責之降外任尚書楊博等共疏劾齊令致仕尚書毛愷奏齊受邊商銀十餘萬兩逮其父子詔獄尋讁戍○徐階上疏乞休許之○福建都指揮傅應嘉以縱賊誅

八月雲南土官鳳繼祖與其甥土舍鄭竑爭襲殺之發兵圍武定城兵備張澤救之知府周贇迎擊于法冏渡敗績副使楊守爵大集土漢兵連破之賊潰走至雞籌山墜崖死者甚衆官兵追及之購以重賞賊

實靳繼祖詰寧門解事罷陞守備一級〇科臣何起
名奏保寧府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改徵折色或解
本省爲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罷甘州茶
馬司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
逃宜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連
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
嚴立禁防使官吏不得誅求詔允之〇板升叛人白
春等率衆來歸命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賞格于邊外
〇故誠意伯劉世延陳乞復爵〇大學士張居正疏
陳六事一曰省議論一事而甲可乙否一人而朝經

暮歸政多紛更事無統紀竊謂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蔡百方阻之而不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信而任之如文侯之用樂羊謗書盈篋而不動一曰振紀綱兩可謂之調停遷就謂之姑息法之所加惟在微賤而強梗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朝廷而犯分侮不知畏深可慮也夫狥情之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近而用殊故當可順而不可狥法不宜猛而宜嚴一曰重詔令天子

覺令胥之風靡者屬不能勤而靡不能學乾[illegible][illegible]
息矣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人亦
鬼錄罔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自今來責[illegible]
毋瀆撫按就延嚴立期限奏報查參違制之罪一日
聚名實器必試而知利鈍馬必駕而知駑良今用人
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事不必考其成大言無當者
以虛聲竊譽脂韋逢迎者以巧宦取容又有一種風
尚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眾其
本業反屬茫然加以吏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
毀譽失實臣願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

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
掩其大節各衙佐貳量才授之平居講究職業贊佐
長官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不必另索屬官盡心官
守者九年任滿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品級相
同不必更相調用巡撫於地方相宜不必更遷他省
布按官久者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一曰固邦本
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內之官府造作侵
欺月破若求其害財者孰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
自耗元氣乎催督御史事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
病屯鹽各差取回刷用上下惟務不擾庶邦本獲寧

也一日飭武備請親行大閱以觀軍士之勇怯疏奏下部院看議都御史王廷等覆紀綱詔令二事析爲八欵嚴行天下兵部以大閱禮請　上日大閱旣有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行之

九月工尚書雷禮爲群小所嫉上疏乞去言上供錢糧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事事掣肘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慰允致仕

十月遼王憲㸅淫縱不道聚無賴少年宣淫滅理巡按陳省劾之追奪所賜眞人名號金印巡按郜光先復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往勘具獄得實令

錮之高墻剷除世封○前高榷在戶部凡內旨收買珠玉即內侍家人假作商人買送戶部倍取高價循環取利榷以是大得貴近歡及劉體乾管戶部執持不行上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群侍殿之吏將原本送內閣忽內降旨着體乾閒住

十一月吏部奏恩蔭官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治中得轉知府運同得薦陞運使行太僕苑馬少卿得陞叅政○江西萬羊山舊稱查義商民流聚其間以種藍爲業是年夏山賊出掠鄉民羅家南贑巡撫張翀

初任遂令守備董平曹兵捕之兵至聲言被山董戶大恐遂拒敵巡按顧廷對奏董戶來必皆盜不宜激變兵部覆奏令江西撫臣劉光濟與翀協議勦撫毋致悞事○太監李芳屢以直言忤旨杖八十送刑部候決尚書毛愷言芳狀未明命錮之

十二月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化爲婦人○科臣魏時亮奏三事一先憂請擇郡守卓異者即陞京堂或巡撫一養才請擇提學望重者徑陞祭酒或改翰林一久任請內外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部覆從之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按條鞭法通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均徭里甲上貢顧募加銀額十歲中通爲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丁糧均派下帖于民備載應納之數其起運完輸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無輸甲重困承募人不復取贏于民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向之守庫守倉盜竊耗折累徭戶復償者一切剗除一時咸稱便之行之既久所編之銀既不可緩而役又疊出奸書得以上下其手歲歲增加原額幾不可問而利有不在官不在民半供耗蠹條

韈遂爲厲階所謂法無全利無全弊更張琴瑟是在留心民事者矣

已已三年春正月總理師臣戚繼光疏奏薊鎮兵雖多亦少其失在不練其弊在雖練無益何謂雖多亦少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使者絡繹將士逢迎私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違道赴期不救于事三也邊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

[illegible]不能分守所恃乘障之卒恩威素無以懾服緩急[illegible]伎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四也順天班軍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一也軍士各事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著今皆不閑二也弓矢之力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四也臣又聞薊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平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林茂盛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

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于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哤難於改紘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

詔從之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永山海○馬芳以郤敵功廕子千戶芳上疏言田世威劉寶以千

偏務卒抗數萬方張之虜狼狽致敗遂寘重典願從
臣子之恩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借公黨私兵
部覆言石州之役主將已誅世威實不可赦因戒諭
芳○工尙書朱衡奏日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
皇上新發訓辭容臣隨事執奏 上可之○甘肅巡
撫王論奏言查盤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獄能聲
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二者
病民請行禁止○御史詹仰庇疏言 皇后病遷別
宮請加慰問有 旨后侍朕多年無子移居別宮自
適耳仰庇自分重譴竟不問○尙書毛愷申明買休

責休律除奸情外用財買娶者不坐
二月　上免喪不視朝吳時來上保泰丸劄○總督
譚綸築薊州昌平墩臺四百七十二座
三月更名貴州程番府爲貴陽府○武進縣指揮劉
廷璽妻蔣氏二十五夫歿至是百歲旌其門曰貞壽
夏四月遼陽副帥李成梁破虜于夾河山城斬首一
百六十○詔選宮女三百人○總理鹽屯都御史龐
尚鵬奏曰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
十倍不惟　陛下不盡知即宗藩庶府亦不及知也
乞勅戸工部查　祖宗時　郊廟享祀內府供億織

造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祿糧百官俸薪
寺尉卒厨役京邊兵馬城池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
何今增幾何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
有關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款類開每歲出入幾何
題曰隆慶會計錄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
朝夕置之座右并頒各王府及內外衙門務求所以
樽節變通之○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
石官軍禦之無功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
敗將周雲翔等雲翔懼謀亂宗元方閱兵雲翔鼓衆
譟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叛附于賊槐自賊中誘

其黨廖鳳致之[illegible]擒鳳具聞科臣張鹵劾桴解紛無畧總兵郭成逗遛潮陽有旨戴罪勦賊雲翔屯兵平山入據海豐縣成及參將蔡汝蘭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生擒倭酋二人奪歸潘楹雲翔潰圍出走成卒擒之

五月御史詹仰庇奏曰臣查內官監各庫廠及房地租一切歲費動以御用爲名乞命戶工部每月備查出入之數以杜欺弊再照前供造鰲山諸費尋小乾沒爲聖德累　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逐杖百爲民○儀制郎戚元佐奏曰　高皇帝衆建

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此固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强者刼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造又一時也嗣後驕侈漸盈法多圖土之收辟有勒畫之條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利建宗子　文皇帝思鑒前事用意不同至　列聖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二百年宗支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視國初不啻千倍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况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通

則久國初定親王祿五萬石不數年而代肅諸王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自巳出而已不符矣其在今日事勢逾難敢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一議群嗣一議主君一議月費一議擅婚疏入禮尚書高儀請通行各王府虛心評議○戶部預開明年各處鹽引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十四引引價兩淮鹽在各鎮俱五錢甘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三錢五分甘肅三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

六月兵尚書趙炳然卒炳然歷官中外清勤練達所至有聲○江南大水○以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卒汰瑞擬行至蘇閱之度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縱觀已令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取其尤者命爲卒長卒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冗盡汰而士不譁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募溧陽史太僕際出三萬自詣華亭徐閣老乞捐所有以賑鄉里徐家人數千瑞請其籍削之僅留百人

閏六月四川妖賊蔡伯貫亂

秋七月河决沛縣阻運艘○命工部造朝殿鼇燈及鰲山燈工部臣舉災異執奏上令罷鰲山而新朝

燈之敝壞者○刑科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戒淹滯言有司牽泥成案憚于平反更相積滯動經數年一禁廠衛言番役緝獲不問真偽以榜掠定之銜究苛虐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有濫及仍反罪捕者刑部覆奏申明之

八月趙貞吉兼文學士入閣辦事○諭釋罪將田世威劉寶戍○山東王府各建立宗學○科臣宋良佐奏繼青所見牧軍太濫草料侵月太多又奏御馬監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列所得與稽之會典馬場隨地創設何常分內外哉奏上命如舊行○刑科

許天琦奏刑獄之濫有六

九月辛卯大閱將士　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將士各效其能老稚快覩稱嘆○淮泝泛濫潁河翁大立繪圖十二以獻○翁大立請于徐州房子山至境山別開漕河八十里集議行之

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二十日乃滅○裁革河南一省丞簿以下甲官

十一月諭戸部問元年以來開納入數尚書劉體乾具奏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給邊餉外存五十萬九千九百各鎮年例尚欲補給　上復問各

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通計三年支用幾何體乾具
言元年以來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存者二十七萬
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所入未抵所出　上
因問九邊年例軍餉體乾言初止九邊今密雲昌平
易州俱列戍矣各鎮原有主兵主兵不可守增以募
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
衆各鎮原有屯田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滋甚府庫空而國計
用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因其大者因以兵餉屯糧
之數備呈上覽（）南科臣駱問禮條陳十事　上悉

其狂妄降三級外用○南道傳寵追論尚書高儀門
壇請撰玄文儀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元氏縣典史張儀訐奏文選郎滕伯輪爲
民○命廠衛察部院政事科臣舒化力諫止之○汰
錦衣衛濫官一千一百十五人○御史郜永春勅屯
鹽總理龐尚鵬心術發精行事乖謬吏部覆奏尚鵬
才堪策勵 上曰近來吏部不查賢否專事掩飾于
是尚書楊博上書自訟 上曰博即引罪着致仕尚
鵬閑住屯鹽事務該撫從實整理不必再差○起大
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尚寶司丞鄭履淳上疏

勅 上用賢納諫 上怒其假借妄議廷杖一百繫獄。○乾清宮內侍黃雄與民鬬兵馬執送御史楊松內監詭稱駕帖召雄松驗無狀奏之詔發雄南京松以不請旨擅拘謫外

庚午四年春正月巳巳朔日食免朝賀○大學士趙貞吉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分統訓練令廷臣集議科道魏體明尚德恒言張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尚書霍冀以爲然奏言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從之○魏國公徐鵬舉惑于嬖妾鄭氏欲立其子邦寧舍庶長子邦瑞將誠意伯劉

世延密囑書祭酒姜寶助教鄭如瑾陰入邢寧賂託世延語于寶。寶馳還邢瑞送監。鵬舉遂留邢瑞不遣。副使馮謙候寶。告之故。寶怒。劾如瑾下法司問。如瑾革職。鵬舉奪祿。南科臣王禎言世延寶皆營私亂法。而刑尚書孫植訊報不詳。吏部覆奏世延寶俱皆回籍聽勘。南京法司希內閣拱旨。坐寶贓千金。寶爲民。植世延閒住。如瑾復官。○刑科舒化言海瑞著節先朝。一代直臣。然延滯不諳大體。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宜與南京清秩。以風激天下。有旨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南太僕少卿殷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獞而獞所畏惟狼莫如調狼兵責之屯守古田素稱膏腴今東蘭那地南丹三土官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并勦勿赦則首惡盡矣各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預發旗榜分別善惡使知所向背而不疑照左江九司事例別立土官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則今日之獞卽他日之狼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矣○貞吉與霍冀議營制不合科臣楊鎔論冀冀言貞吉有憾于臣乞罷臣以謝

貞吉貞吉疏辯顧將鎔奏付法司嚴訊　上責讓冀令閒住而慰貞吉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非大臣簠簋不飾之義且尚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貞吉不自安求去　上手詔慰留之○復夏言原官賜謚文愍○給事中戴鳳翔疏論海瑞每日受訟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至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疏下吏部覆奏瑞志大才疎宜改他秩遂命總督南京糧儲時江南宦族兼并太甚瑞每抑之宦族豪橫者皆

恨賂鳳翔劾去之鳳翔嘉與人肥田瘦狀乃瑞示中禁民語非謹也○大學士拱請于兵部添侍郎二員練習兵事以備邊邊及總督之缺而兵部司屬宜高其選以智謀才力人充之以待邊方兵備之任兵備補邊撫邊撫補總督與在部侍郎時相出入以候缺書之缺而邊方之臣涉歷沙漠誠宜優厚使其功名嘗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如是而人不盡心不然也○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劉氏端妃蕭氏惠妃馬氏

三月改三大營總兵官爲提督○裁革南京都院司寺員外主事參議少卿等官○裁革南京總儲都御史○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

尋四月以中尉睦㰘爲周府宗正

五月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臣光懋劾其濫舉市恩命調時來外任○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寶戶部執奏停止不允

科臣李已陳五德切諫 上命杖已一百繫獄黜五德爲民及朝審時有內侍張恩等十人亦未定罪久繫尚書葛守禮以爲請 上特釋已而恩等繫如故

〇科臣光懋言兩廣總督開府蒼梧坐鎮兩省勢若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而於人情馳騖事勢牽挽尤爲多端益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以一提督用之有餘今以二巡撫豢之不足況號令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從之陞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巡撫〇進寧陽侯妻張氏至雲南會沐朝弼母嫂具惡朝弼之惡命朝弼子昌祚代爲征南將軍襲黔國公削朝弼官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加等陞遷〇掌吏部大學士拱言廣東舊稱富饒近者民窮盜多皆有司不良

所致。自今嚴選正官。毋容雜流遷謫肆于民上。○張

一提學林大春科臣劾其以己意割綴經傳也。

七月大學士拱請禁章奏浮泛鋪綴。○刑尚書葛

奏曰。國家律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即

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

多官。不得已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動用酷刑。草

人命可駭也。請行撫按官。如有故勘故禁。故人平

人致死者。依律抵死。且律條具在。各官素未講讀。既

不知以律自治。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如

辦事進士各堂官督令熟讀講解。務使通曉。舉監待

選吏部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解釋以定銓次詔允行之○吏部申議養病官到部在三年之外雖三年內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病者照有疾致仕○戶尚書劉體乾開住府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即奉部 上不悅手詔罷之○科臣溫純發提督都御史劉燾賂遺事遂罷燾○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許之○致仕侍郎瞿景淳卒謚文懿景淳醇謹方正介立不阿處嚴徐兩權輔間絕無所附天下高之其子汝稷汝說各以清德正誼表于世

八月張守直尚書戶部守直奏曰天下錢穀之數一歲所入僅三百三十萬其中多逋免奏豁者一歲所出京中百萬邊餉至二百八十萬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萬三年則三百七十萬此最少者而出已倍矣近者御史四出括天下府藏盡歸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廿萬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邊兵日增餉日益自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萬士馬豈盡實數即宣府之主兵言之四十二年發餉二萬今至十二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一鎮而九邊可知宜考十八年

以前逝規澂其浮甚者酌議減省兼過常數之外價督撫歲以實數報部○築適州河西務城

九月前議大禮大獄得罪臣王俊民唐樞援登極詔復職蔭子大學士拱謂前閣臣階歸過先帝以行己之私是教天下以逆不可上詔曰大禮斷自

皇考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登皆兼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郵錄何以俾慰在天仍遍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罪籍其家革子繹職○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

餘艘不得進。翁大立上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渠。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工部覆奏曰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由人力勝也。今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渠未可卒就。惟築决口如房村則故道可通。至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今大立躬自相度。詳其利害以聞。○大學士拱言近者審錄重囚。刑方士王金等獄詞謂先帝是金等所害。審不美之名于人間。伏勅法司從公再訊明其事。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改擬金等左

道律宥夾編戶外○兵科溫純奏曰今京營之弊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用三侯伯三文臣此六人盡貴有十羊九牧之患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相矛盾矣御史王友賢亦言新制未便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

冬十月江南撫臣朱大器奏復海瑞所汰冗兵請加派蘇松常三府兵餉銀十二萬兩戶部議許派三萬從之

按瑞在蘇九閱月耳而財賦之原一清其答譚侍

郎書曰矯枉過直古今同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某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可爲百姓痛哭難一言盡也又請告疏曰　皇上有欲然望治之心羣臣無毅然當事之念臣兩經論劾尚執己爲是臣實見得是也臣所施爲一皆考求成法與民利除民害不可易也顧勑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瑞甫去而大器盡更之冗兵之復未必有兵祗復空籍耳嗣後加派日增借餉名以飽奸胥耗蠹者其弊遂不可問

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父鐵背早死育于祖母乙

刻阾屯爲之聘兎擀金女俺答有外孫女許適懊兒部司者復自取之懊兒怒俺答以兎擀金女償之那吉恚恨其乳夫阿力哥挾之南走闌入關來歸邊吏請納總督王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即納之以聞致書高張二內閣豊館餼飭輿馬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來急之則與爲市必縶送叛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我因而撫納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酋勢不能盡有其衆相讐則因勢而制之此萬世計也時俺答突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訴之則日夜泣目盡腫率

衆南和邊索之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微
嘗乞憐懇求何得以兵而崇古故令那吉緋衣金
揚揚壁上以示虜虜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
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卻兵出塞遣使齎番文
崇古請稱臣奉職貢以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獲
人趙全等來易○起召故尚書吳山黃光昇久不
命罷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忤旨命考察科
官掌院大學士貞吉奏曰設立科道界以言責或
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纔有不當止受罰
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也○肅懷王無

從父韓國緝擯襲爵。○考察黜降科道張懷等三[illegible]
七人。
十一月吏科韓楫劾奏大學士貞吉庸橫。貞吉疏[illegible]
曰臣與高拱不相能。拱擅亂選法。縱肆大惡。臣直[illegible]
臣也。若拱可謂橫矣。橫乃橫臣之羽翼也。臣放歸待[illegible]
令拱復還內閣。毋專大權以樹衆黨。上手詔貞吉
致仕。○尚書殷士儋爲大學士入閣。○葛守禮左都
御史。
十二月趙全等據板升。署其門曰開化府。久爲[illegible]
至是以那吉故。虜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王崇古[illegible]

徵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
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
携其妻以歸盡縛叛人獻闕下誅之于是行受俘賞
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尙書郭乾侍郎谷中虛
王遴有差初崇古建議朝論譁然以爲不可內閣居
正主之與拱同心請吉行因貽崇古書云此事有五
利虜既羅貢邐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也防
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土蠻
吉能每借俺酋爲聲勢俺酋既服東可制土蠻西可
服吉能三也趙全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可漸次招來

豐州之地可虛四也父子祖孫情乖意阻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也至于桑土之防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封貢事繇此遂定○改主事張思忠等十人爲給事中主事侯居艮寺正李純朴等爲御史

辛未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計羣吏賜副使勞堪等十五人宴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按問○許天下朝覲官謁見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責言官當戒者四事一覬望二紛更三苛刻四護短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

本格心者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冊封
皇四子翊鏐為潞王○定王親同祖親支外得除京
官從科臣韓楫所請也
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大約以簡受詞
公舉劾毋侵官為要○賜張元忭等進士○起致仕
尚書楊博高儀于家○王崇古奏曰俺答得孫後上
表請封老把都吉能承鄧卜諸部各遣持番文來言
諸酋感聖朝賜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
蓋老把都俺答親弟吉能等皆親弟姪俺答于諸虜
為尊行力能令之假以王封官諸酋長照三衛示羈

原尊土蠻。俺首故主也力即不能盡畫老把都與土

蠻善。令其招之。如來也可以破土蠻交搆之私。不來

則失諸首。其勢自孤。不敢南窺矣。第諸邊將士習於

荒工。搗巢。恐妨大信。嚴明禁約。以結盟好。科臣章甫

端宋應昌等。各條奏互有異同。內閣拱居正持之。一

如崇古議。於是封俺答為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

以下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

世比于屬國。

夏四月。都御史葛守禮疏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敘廣西古田功。初。獲賊韋銀豹與其黨黃朝猛

擒鳳凰湖水二巢。除固不可拔。督撫李遷啟正茂調
土漢兵十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進勦。凡斬首七千
四百六十級。俘男女一千餘人。捷聞。陞賞將士有差。
正茂上善後事宜。以古田為州。設兵備參將各一員
鎮壓之。已而知銀豹實未死。祗以窮蹙。陰令其黨覓
肖已者斬首以獻。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之。其兄銀
站生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詔械銀
豹赴闕正法。○科臣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為閘以便
漕舟。○少師李春芳致仕。○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奴
至京。給事韓楫宋之韓方尋故相階罪過。以克弘與

階同鄉疑爲階使襲執奴窮搜之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乃更他事謂階子璠侵盜本府起解錢糧盡捕階奴之在京者雜治法司因奏克弘貪緣陞遷當罷狀遂革克弘職

六月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冤并劾故都御史王廷尚書毛愷阿黨徐階比附成獄刑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如芸等言詔准齊昭雪廷削籍愷奪職○考選庶吉士趙用賢等三十人送翰林讀書修撰張元忭三人同之○令官生出身得陞部郎及治中太僕丞等官○給事

胡價勘視膠萊河疏言臣訊分水嶺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涓涓不足灌注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或謂積水可用爲渠不知瀦水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在高密西去百二十里中間高嶺甚多不必可引陳家閘以北雖云近海通潮皆閘石磨沙終難鑿治故元史以爲勞費而無成請亟罷其事○尚寶卿劉存肅疏條五事○議許吉能通貢授吉能都督以下官○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

秋七月己巳　上御殿受慶賀禮賞倫及其妻子稾首。
八月吏部議定徵賦以見年爲正徵前負爲帶徵總計分數陞廢視事完足之月復官計俸考職行取陞遷。
九月禁遼東人毋得趨海移居登萊○朝審諸囚掌吏部高拱以閣臣辭改命兵部楊博主筆○大同巡撫劉應箕疏請申明職掌尚書楊博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是監軍之職應箕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巡撫亦有旗牌有標

兵官然以將官自處乃欲自異可乎請酌地方功罪隨宜參定臨陣有功則總兵官叙在巡撫之上退縮僨事虛冒錢糧則罪在總兵若違撫調度失策亦與同罪巡按參劾視失事大小爲差勘官隔別差委從之○以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冬十月議試海運

十一月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御史趙應龍劾奏大學士殷士儋因太監陳宏夤緣入閣御史侯居良復劾[illegible]躁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力請告乃許致仕○復副使徐學謨官前爲巡按雷稽古

所劾罷至是汪道昆力言其被誣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陳邊計八事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一散逆黨一積錢糧一理鹽法一開屯田○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禦之于卓山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級○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奏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月者多輒引壞船自解此則漕臣陳炌之罪也至于王家戶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徑流南出小河藉令季馴稍緩築堤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淤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illegible]

新淄坐視陷没罪滋大吳有吉季驛俱閑住
壬申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命尚書朱衡治河築徐州
至宿遷長堤三百七十里○御史張克家疏豫教
皇太子引程頤坐講之言命降級調外
二月吏部奏請另立廣東舉刻科條有弭盗安民循
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行取超擢
閏二月虜酋黄台吉掠車夷莘固帳房莘固者與史
夷雜處向撫之爲外藩撫臣吴兌使人詰問黄酋還
其所掠請于近邊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
史夷俾領老小○丁卯 上御皇極門視事將登命

臺忽聒衆仆高拱方押班張居正循階東上內[illegible]
馳宣二臣疾趨至　上已下臺立搓拱手憤語曰[illegible]
官刃小柰何行至皇極門繇東角門入至乾淸宮入
寢殿升坐猶執拱手不釋從容曰後事詳慮二臣叩
首出傳旨令宿宮門外二臣不敢乃宿西闕內臣房
又四日遣內使慰勞還家
三月戊子　皇太子出閣講書○南戶尚書曹邦輔
奏管倉主事張振選抗違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
之臣悦人媚巳故憸夫太之在庶僚者託爲輿援以[illegible]
言相構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

貲恣其朘聽郎未必有賍者亦以爲拘爲風采其弊則巡按往往以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二司反加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凡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閑住上官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戶科曹大埜劾奏高拱大不忠十事　上責大埜妄言調外任拱疏辯且辭位　上慰諭褒美大臣科道連章請留報允

夏四月高拱自太埜疏出并追恨劉奮庸目爲邪黨給事中涂夢桂劾奮庸[illegible]程文疏盛頌高拱摘太

埜語一一辯析之有旨會膚調知州大埜論判官○高儀兼大學士入閣○簡討沈位過睢寧爲運卒毆死○給事中劉伯爕爲故尚書胡宗憲訟功詔復其職

五月海賊李茂破廣東樂會縣○總督王崇古爲俺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布段米荳散所部窮夷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入京必欽賜筵宴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

給其廣濟二鍋以銅鍋代之窮處之賞不可以久令
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從之○賜俺答順義王
鍍金銀印○己酉　上疾大漸召內閣拱居正儀至
乾清宮入寢殿東偏室　上已不能言　皇后貴妃
擁于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太監馮保以
揭帖授拱曰朕嗣大統六年得疾不起東宮幼小付
之卿等協心輔佐保固皇圖拱哭奏曰臣受　皇上
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
力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宫亦皆哭
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明日卯時　上崩

月丙戌上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寛仁顯文光武純
德弘孝莊皇帝九月甲午葬昭陵
朱國禎曰　上淵嘿寛懿穆然恭已于仁敬孝慈
信之美無不克兼而濟之節儉土木禱祀一無所
涉信任大臣階正其始拱厚其終海内無潰池之
儆虜王有便橋之朝亦千載一時之盛也

隆慶注畧六卷終